

雨水节气刚过,冰封已解,岸柳初吐鹅黄,古老的睢县出现了早春生机。修建中的睢县苏子湖南侧依然是萧杀景象,两米深的芦苇交错,沟壑不平,在茅丛之中露出一块黑色的石碑,正面镌刻着六个白色大字——睢州厉坛遗址,小字标注着“2018年2月20日 睢县人民政府立”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故城西北的两个土堆,当地村民称为“凤凰蛋”,《睢州志》记载为“厉坛”。若不是掩映在乱茅之中的石碑标志,很难想象这里是古代睢州留下的又一处遗迹。

古代的厉坛,不但用于祭祀,也是州城的重要标志,就像现代城市显要位置的建筑,电视塔或者四面钟。在古代,府、州、郡以及大城市多有厉坛,成为当时的标志性文化建筑,在传统文化中凸显它的地位。厉坛的遗存,有它的社会功用决定着,随着社会嬗变和盛衰,厉坛祭祀也有强有弱。在明、清两代的《睢州志》中有着简单文字记载,如清光绪十八年的《睢州志》的记述为“厉坛,在北门外一里,以清明、七月望、十月朔祭。奉城隍神南面,设无祀鬼位于左右,此外,各里有里社,祀五土五谷之神,乡厉祀里中无祀鬼,耆老主之,俱遵《会典》”。虽然寥寥数语,把厉坛祭祀的地点、时间、祭品、过程和主事之人阐述得非常明了,也就是在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所谓的“鬼节”)、人们集中在厉坛举行祭祀活动。

睢州处于中原腹心,历史悠久,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按照逻辑,人死之后,有大德者封神,普通人则为鬼。神有职位之分,鬼亦有种类之别。有地安葬者、可享祭祀的“鬼”为一类;无处安身、无人祭祀的“鬼”则为另一类,被称作“孤魂野鬼”。《明史·礼志》载:“泰厉坛祭无祀鬼神”。《春秋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古人迷信,认为孤魂野鬼常怀怨

风物

气,如不加以安抚,容易化为厉鬼,时常作祟,干扰地方,因此,有必要设立祭台,按期祭祀。清·黄遵宪《都督金事端岩万公墓表》:“新败之后,走死者载道。公即敛骨埋之,设厉坛以祀。”所谓厉坛,就是建造的一座坟墓,墓穴里并没有亡故者的骸骨或骨灰,而是埋一写有字的银牌,造墓方所指的所有孤魂野鬼,墓碑的正中镂空雕上“厉坛”两个大字,左上方一行小字是建造年月,右下角是建造方所属县名或地域名。可以想象,当年祭祀的隆重场面,每逢“鬼节”,由政府组织,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北门出发,官员在前,人们抬着供品,鸣锣开道,绵延数里,参与者众,其场面轰烈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厉坛的功能定位就是让那些得不到专门祭祀的鬼有安身之处,这一制度的推行,在古代是全国自上而下,每一级都建有相应的厉坛。明制,自京师至乡里皆设。洪武三年(1370)定制,于京师(南京)玄武湖设坛,祭泰厉。“诸王封国祭国厉,府州祭郡厉,县祭邑厉,皆设坛城北”。由此可见,对不同等级的城市有不同的要求,规模大小也是不同的。厉坛设于城北也是明制所定的,就像监狱设在城南一样,被称为“南监”。在国家动乱时期,战争频仍,哀鸿遍野,民不聊

生,“路有饿死骨”的情景随处可见。政治昏庸,经济萧条,生灵涂炭,统治者无回天之力,对生者难以保护,对无辜死者的祭奠,也是对生者的安抚和慰藉。

厉坛行祭有固定的日期,与民间祭祖的时间大体相同。根据《明史》记载,明代后期定制,厉坛一年三祭,如前所述,依次为清明日、农历七月十五日 and 农历十月初一。也就是说,在古代的这些日期,各州县就要准备好祭品,到各自的厉坛去祭祀鬼神。由当地官方举行祭祀仪式,请城隍之神居中为主,而坛中诸鬼分居两侧,具体布置和祭品有:正坛神幕一座,羊一,豕一,米饭三器,果五器,蔬五器,羹汤五器,爵三。左右坛鬼舍二所,羊各一,豕各一,果各一盘,馒各一笼,米饭各一石,羹汤各一桶,冥衣数百具。厉坛的祭品须有资金支持,有人专门筹集。厉坛的选址要看地形,请风水先生用罗盘来校对,符合风水宝地才能够使用,以寄望于后人得到佑护和有所作为。

睢州之为州始于北宋,北宋末年,面对金军的强大压力,设置四辅郡,以拱卫开封,东辅为拱州(今睢县),西辅为郑州(今郑州),北辅为澶州(今濮阳),南辅为颍昌府(今许昌),为军事重镇。拱州设置有保庆军节度使,地位在四辅之

中,极为重要。金天德三年(1151年),改拱州置睢州。民国时期(1913年),改睢州为睢县。也就是说,从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到民国二年(1913年),睢州为州长达八百余年。睢州厉坛的名称与当时年代相一致,它的存在也有数百年的历史。至于这个地方,也是战国汉墓群遗址,北宋以前,襄邑城池在这一带,厉坛是否存在,没有明确的资料佐证。如果“襄邑厉坛”的名称成立的话,说明厉坛设置年代更久了。

《睢州志》另载,“厉坛,旧在北门外,因水移东关,后毁于兵,地又被寨占,随假傅姓地以祭。光绪丁亥始以旧坛地与傅姓易之,并捐资购地,广其址,兴修殿宇”。这段文字,对睢州厉坛的变迁有了交代。傅姓,古代沿用之姓,因字体简化,后来改为付姓,当年的东关,即是现在的老东关,在凤凰湖附近。这说明厉坛祭祀在当时能够隆重举行,与付姓重视并投资有关。

清朝灭亡以后,国家实行共和,这种迷信活动受到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提倡科学祭祀,作为封建迷信的厉坛祭祀活动予以取缔。厉坛的作用只能作为标志存在着。睢州厉坛,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有凤凰的传说才有凤城的称谓。废用的厉坛被人们称为“凤凰蛋”,从而演绎着许多有关凤城的神秘故事。睢州厉坛,随着年代久远而被人们淡忘。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遗存,实为不易,当地烧窑取土,把“凤凰蛋”给予破坏,说明当时对文物保护的意识比较淡化。重新设立刻有“睢州厉坛”的石碑,虽然孤立存在于荒野乱茅之中,不被人们注意,但随着苏子湖修建逐渐完成,蕴含睢县历史文化的“睢州厉坛”和附近的“隋唐古运河遗址”一样,呈现在世人面前,彰显着古老睢州的历史遗存。

生活

小园记

□宋 扬

母亲的小园只种蔬菜不种花。与一日三餐少不得的蔬菜比,花过于奢侈,花只是锦上添花之尤物,而买菜吃的乡下人却会被人笑话——守着菜园子,懒到无菜吃。

那些年,我家吃肉的时候少,蔬菜倒是基本能保证顿顿不缺。这当然要归功于母亲,也要归功于母亲的小园。

母亲的小园共三个。一个在我们村打米机房边上,一个在我家屋后坟地旁。我初中时,为了搭窝棚生平菇、木耳,母亲和王大娘换了一块地——用我家的一块上等稻田换王大娘的一块不咋出货的自留地,王大娘当然乐意。土地包产到户那年抓阄,分责任地和自留地并不完全遵循就近原则,我家的田在王大娘家门口,而王大娘家的自留地在我家厨房外头,都麻烦。

平菇和木耳事业半途而废,拆掉窝棚,我家就多出一个菜园。我们村也有把庄稼田全部改成菜园的人家,他们每天挑菜到镇上售卖,很忙碌,很辛苦。他们虽然比其他人家确实富裕一些,但他们的小孩也整天跟着灰头土脸,在菜园里摸爬滚打。有人说,美需要距离。菜园零零星星作为庄稼田的陪衬尚好,真要真刀真枪大规模地干,个中苦累,只有种菜人自己知道。

我考聘到省城工作后,买了房。接着,外出打工的父亲也回来了。母亲抛下她的老屋、庄稼田、菜园,进城来帮我带孩子。

离开土地和菜园的母亲和父亲浑身不自在。起初,小区物业管得松,他们开始偷偷在小区人迹罕至的角落摆放“盆盆菜”。“盆盆”五花八门——谁家装修房子废弃的乳胶漆桶、快递件里的发泡塑料箱、豁口的花盆、用旧的铁钵钵……只要装得下土、留得住水,都成了他们种菜的器皿。那些“盆盆菜”好像通人性,也知敝“盆”自珍,有一杯土,给一碗水,菜就疯颠疯长。父亲隔三岔五从楼下带回一些辣椒、番茄、蒜苗……当然,其中必定有我的最爱——茄子。有时,面条已经下锅,我们才发觉没了小葱,父亲立即下楼去拔回一棵,也还来得及。

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享受着随时有新鲜蔬菜吃的便利,直到小区里越来越多的老头儿、老太太开始效仿父亲和母亲。背人的地儿慢慢越来越少,“盆盆菜”开始大摇大摆出现在小区绿化带。这下,小区里不种菜的住户意见大了。多次投诉后,物业终于重视这事儿。告示一贴,父亲的“菜园”首当其冲,那些盆盆随同小区里所有的盆盆罐罐一道统统进了垃圾车。父亲闷闷不乐,母亲把嘴翘到天上,她愤愤然抱怨那些跟风者。

在城里,父亲和母亲想要延续一块菜园的梦想几乎就要破灭了。省城寸土寸金,哪容得下一棵菜生长?父亲、母亲和其他老人一道,侦察兵一样搜寻那些被圈起来但迟迟没有破土动工迹象的土地。遇到闲置经年又缺乏管理的,大伙儿项羽、刘邦抢地盘一样涌入,划出楚河汉界,把一方方空地生生变成了一个菜园。

城里,公园、湿地越来越多,这个“湖”,那个“海”,各式主题花园如雨后春笋把城市装扮。春天里来百花香,就算到了隆冬时节,在这城市的街道,随处可见的绿化带上种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奇花异卉也依然绚烂开着。只是,再也看不到一块名正言顺的菜园。每次走在繁花盛开的街道,我都会想起我家的小园,想起那些茄子、韭菜、小葱、二季豆、二荆条们恣肆生长,一季接着一季……

百态

还不完的债

□李彦民

胜子从小打心眼里就很讨厌他。作业完不成,不准吃饭,考试不及格,不让睡觉。每次和村里的小伙伴吵架,不管是不是胜子的错,他总罚胜子跪在堂屋里背《三字经》。胜子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自己这样苛刻,所以宁愿把所有的事憋在心里,也不愿和他搭上一句话。有回胜子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学打麻将,刚搓两圈,他却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把麻将桌子掀翻不说,还重重地抽了胜子一巴掌。胜子两眼喷火瞪着他,嘴角流着血。回到家,母亲对胜子说:“你别怪他,他是为你好。”胜子倒不以为然,下手这么重,还说是为我好。

当胜子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他手中时,他高兴坏了。让胜子娘给他炒了两个菜,自己又到村头的小卖部买了一斤散酒。其实他根本不会喝酒,每咽下一口,脸总呛得通红,但他却硬撑着,结果喝醉了。胜子一连几天都躺在床上不起来。自己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但是那听起来叫人直咂嘴的学费,家里根本拿不出啊!看来这学是上不成了,胜子越想越伤心,最后捂住被子“呜呜”地哭起来了。这时他进了屋,一下子掀起了床上的被子:“你看你那熊样,没有一点出息,男子汉大丈夫还能让尿憋死,也是你小子有福气,今天我上县城,

见有抽奖的,我也跟着买,结果中了头等奖,学费的事总算解决了。”

胜子上学走的那天,他出人意料地从布包里拿出一块玉,递给胜子:“这是俺娘给俺的,她说我祖上就是因为戴上了它才出了好几个状元,可我戴着它却在地里戳了半辈子的牛腿,戴上吧!他会保佑你有大出息的。”

胜子毕业留在了村里人祖祖辈辈向往的城市。但大多数时候,胜子都不想去回,胜子觉得见到他两人无话可说。可是他却对乡亲们有的说:“谁要是进城有个马高蹬短的时候,去找我儿子。”

胜子是在外地出差时得知他不幸消息的。村里人告诉胜子,他是在干建筑活时不小心从三楼摔下去的,当母亲赶到医院时,他已经一句话也没说不出来了,只是伸出五个手指头在母亲面前来回比划。胜子平生第一次对母亲发了火:“他都那般年龄了,还让他去干重活,没有钱,咱这个家朝前就过不下去了。”母亲不住地流泪,口中一直重复着“是我对不起他”的那句话。

胜子回城的前一夜,娘给了胜子一个账本,并告诉了他一个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事实。原来这个男人并不是胜子的亲生父亲,胜子的生父是个见了麻将近不动步的赌棍。输了钱,便

四处向人家借,越输越想捞,越捞越输,结果愈陷愈深,弄得血本无归。最后一看没法了,把家中的粮食、牛羊等值钱的东西卖个精光,领着临村一个风骚的女人跑了,从此音讯全无。

这下可苦了还不满一岁的胜子他娘俩,逢年过节,家中讨债的挤破了门楣,大账三六九,小账天天有。绝望中,胜子娘抱着胜子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投了河,是这个男人奋不顾身救出他娘俩的。他对胜子娘说:“俺知道自己只是光棍,又长得丑,可是俺心眼不坏,你要嫁给俺,俺就是少活十年也会替你把债还清。”为了不伤胜子的自尊心,他恳求所有人不要告诉胜子自己是后爹。怕胜子染上恶习,他用农村最原始的方式教育胜子,就连胜子上大学的钱,也是他谎称自己中了大奖而咬牙找人放的高利贷。有个本本是他这些年来每次外出打工回来还债的底账。胜子含泪翻着账本的每一页,当翻到最后一页时,胜子看到满满一张纸上歪歪扭扭写的都是“五千”这个数字,有几个后面还被连打了几个粗重的问号。胜子纳闷了,这是啥意思?他拿笔将前面的数字一一核对了,才发现还差整整五千块钱对不上账。这时,胜子忽然缓过神来了,他临终前伸出五个手指头在母亲面前连连比划,原来是在提醒母亲还差人家五千块钱没有还清呢!

胜子伤心透了,这个生前令自己感到讨厌的男人,用他的生命偿还了本该自己偿还的高利贷和生父的赌债,而自己现在能做的,也只能替他补上直到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的五千块钱。胜子知道,人这一辈子有些债根本就不需要偿还,也永远偿还不了!

诗风	
宋国故城断想	
□任 飞	
无数次 徜徉于古老的城墙 看泥泞的明清道路 碾过岁月伸向时光 的远方	她是安史之乱的金 戈铁马 她是应天书院的书 声琅琅 她是花木兰的巾幗 豪放
脚下的每一层夯土 似乎能够夯筑出岁 月的沧桑	她是桃花扇的凄美 绝唱……
墙下的每一块墙石 似乎能够窥见硝烟 弥漫的战场	我日日在这里徜徉 对着一个个沉睡千 年的灰坑
散落的陶片瓦当 似乎能够听见 城墙垛口的烈烈风响	不知不觉就红了眼眶 我絮絮叨叨地自言 自语
排列规整的经木长洞 似乎能够传来 杭育杭育的筑城号 子一遍遍吟唱	就像跟曾经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着最普通的家常……
清晰的夯层夯窝 似乎能够看见 汗水滚过黑黝黝的 脊梁……	站在这样的古老城墙 我的思绪被一点点 拉长
还有散落的城砖 错落分布的灰坑水塘 似乎能够描绘出 袅袅炊烟映着惨淡 的斜阳……	我觉得我不是我 我只是 被古城遗忘在岁月 深处的一抹幽魂
这是一座怎样的故 城呢	无依无托 飘飘荡荡 我只有匍匐于她的 脚下
她是玄鸟衔来的神 奇过往	才能得到生命的滋养 感受她深沉的呼吸 聆听它岁月的回响
她是殷商文化孕育 的温床	紧贴她有力的心跳 抚摸她坚实的臂膀
她是中华商业最初 的模样	我把自己一点点隐藏 最终活成了她的模 样……
她是先贤圣人眷恋 的家乡	

日落春天的黄昏

□李 宁

日落黄昏,坐在故 道大堤上 研读黄河的走向, 看风 吹远浪花卷起的一 朵一朵白云 这时候,如果再稍 等片刻 一群水鸟,就会如 约而至 在水里叼出它们的 命运 和一个透明的黄昏	我不赞美岸柳 没有风骨的舞姿, 尽管撩人 但它比不上庄子 鼓盆而歌的庄子, 是一种气势 也是一种超越。如 果非要 再深一步,更是一 种 超凡脱俗的灵魂
这样真好。一切都 沉寂下来 万事万物都遵守了 诚信 羊已进入栅栏,那 只落单的老牛 也已入棚。不停地 咀嚼岁月 想象着,当年那位 为它庆生的老人 鸿鹄排列开来 排列成出征的雁 阵。黑色的羽翼 煽动水面波光粼粼	夜幕四起。蜜蜂布 谷都有了去处 灰雀子衔来的风, 在作最后的抒情 越来越浓的夜色, 又多了几分温馨 我想了又想,如果 这时候 再有一场雨来临, 日落春天的黄昏 一定楚楚动人 如果再跨越时空, 假设 把庄子封神,那铮 铮铁骨的泰山 会不会少了坚韧 如果真是如此,穿 着汉服的后人 不知道会不会承认
蝴蝶乐不思蜀,似 乎想起一个 叫庄子的人,正向 这边走来 身后辽阔的黑夜 碾过喧嚣的红尘。	日落春天的黄昏 刚长出嫩芽的水 草,在和星辰辩论

春天来了

□刘远峰

春天 把自己的心事交给 万物表白 于是 河水绿了 奏着欢快的乐曲奔 向远方	腰苏醒 老农撸起袖子走进 麦田 给庄稼配备一顿丰 盛的营养餐 我脱下臃肿的冬装 把我的喜悦融进绵 绵细雨 坐在电脑旁敲击着 键盘 写下了一年的规划 和希冀
小树长出了嫩芽 挥动东风的手臂 炫耀着自己的新装 鸟儿成双成对地交 颈鸣叫 叽叽喳喳演绎诗短 情长	伴随着春天的节奏 又写出了这首诗 春天来了
冬眠的事物伸着懒	

